

◆文化漫谈

✎戈玉华

七绝写作的审美追求

中,构建了瞬息千里、激情澎湃的神奇意境。全诗尽显灵动之美,成为七绝佳作的千古绝唱。

李白写诗的灵性,我们是难以企及的。但他写诗的技巧,我们是可借鉴的。我在写作《忆夜渡》七绝时,也力图展现意境的动态之美:

归心夕照别桐州,月夜飞车抵码头。

游子钱塘常作客,嫦娥送我渡瓜洲。

义乌古称稠州,我曾在那里客居五年。其间对扬州的思念之情,可以想见。那时扬州与镇江之间的大桥尚未兴建。每次回扬都是暮色启程,夜半行至镇江码头。那皓月当空、江水似银、夜渡瓜洲的情景,经历了近百次之多。这首七绝,回忆了人生的这一经历。全诗寓抒情于叙事之中,通过动词的运用,加速了画面的转换,增强了诗境的灵动感。第三句为转笔,交代了“归心”的背景,并为读者拓展了想象空间。第四句借夸张手法把全诗意境推向了最高点。

三、情景交融

诗贵以情感人。但抒情要有对象和载体。这就要求我们写诗时要追求情景交融之美。请看我们最熟悉的李白名篇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:

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。

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。

这首七绝在送别诗的写作上有很多特色。其一,诗中无有临别赠言。王维的送别诗有:“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高适的送别诗有:“莫愁前路无知己,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李白的这首送别诗独辟蹊径。其二,题中虽标有“送”字,但一二两句中无有写主人,而是从故人“辞”与“下”落笔,以表达到目的地之遥远,蓄含情深。其三,也是这首七绝的最大特色,聚焦目送,即三四两句,心系孤帆,直至天际。诗句语近情遥,情寄景外,金句天成,尽显作者超凡的艺术功力。

我在写作七绝的过程中,也注意向这方面努力。请看《中秋五亭桥赏月》:

银辉万顷洒邗陵,不羡嫦娥到五亭。

最是今宵西子瘦,满湖月色满湖情。

五亭桥是扬州的市标之一。扬州占“二分明月”,有“月亮城”的美誉。中秋之夜到五亭桥赏月,可谓最佳境界。这首七绝,前两句叙事,后两句抒情。第三句用拟人手法,称湖为“西子”,形态“瘦”美,寓意丰富,引人遐想。末句写湖中月色美景,情寄于景,情景交融,意境之美,如临仙境。

四、境界高远

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。诗中所表现出的自然、社会、人们的思想感情与心理特征,无一不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境界。因此,只有高尚的思想境界,才能写出高品位的作品。请看唐代七绝高手王昌龄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:

寒雨连江夜入吴,平明送客楚山孤。

洛阳亲友如相问,一片冰心在玉壶。

这首诗为作者送友人赴洛阳时所作。前两句叙事,写场景;后两句,巧设比喻,展示了诗人坦荡胸襟。末句引用了一个典故,即鲍照《白头吟》中的“清如白壶冰”,言心地光明皎洁,如玉壶贮冰。可见后两句的造境,展现了新的意象,显示了一派空灵之气,即后世所称的“盛唐之气”。

诗为时而作,应该反映时代精神,展示新的时代风貌。这就要求我们写诗时,在题材选择、立意表达等方面体现出时代精神,表现出高尚的精神境界。这里不可能展开详细阐述,仅就人物题材方面略举一例。请看七绝《读离休干部丁有本诗集》:

当年报国着戎装,今日吟坛舞墨狂。

揽尽晚霞凝锦句,复兴道上谱华章。

这首七绝,前两句以大跨度笔法,热情描述了丁有本同志一生中的两大特点;后两句运用夸张手法,神奇地表现了离休干部热爱诗词创作、热情歌颂伟大时代的精神风貌。全诗彰显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境界。

最后,我要特别说明的是,以上仅是个人在学习七绝写作中的粗浅体会。七绝的写作,要根据题材、立意、构思和表达的需要,综合运用写作技巧,不断努力创新,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,才能写出我们时代的优秀篇章。

(作者简介:原扬州日报副总编辑,曾兼任义乌日报社顾问、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授。)

时代歌者朱亦秋

今闻义乌知名画家、八十有二 的朱亦秋老先生走了,甚为悲痛。与之交往的点点滴滴,以及多次采访的往事涌上心头。

—

朱亦秋当过中学教师、农村干部、工厂厂长、义乌文化局副局长,最终在市工商管理部门退休。他一生坎坷,爱画山野水。在近 40 年的中国山水画创作中,多番提出创作理论,享誉画坛。

五年前一个春雨潇潇的午时,他在书房“洗尘楼”接受我的专访。他说,自己力倡的大野山水,涵义即为大视野、大境界、大气象。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田野、山野、村野、荒野等形而下的风景或场景,而是指形而上的精神境界。他提倡画大野山水,就是不要被流俗,被旧文人的精神束缚;不要被世俗,被商人的广告宣传束缚;不要被概念化的创作思想束缚。

朱亦秋最初的几年,基本以临摹古代传统山水画为主。后来,他一直在努力践行大野之路。他认为,这不是讲笔墨、技法问题,而是讲创作思想和创作道路问题。他创作了一批彩墨画,以《红土岗》为代表。那是全新的画法,画江南、华南地区无穷无尽的红土地,红土地上的蔗林和田园,红土地上劳作的农民。他画了一批大画,有的是巨幅山水画,如《彩雨江南》《白云泉》等。

前些年,他用纯水墨画了一批斗方山水画。画法是大写意的,打破了传统山水的笔墨技法,大胆用跳跃式的节奏,强烈的对比,还有大泼墨手法,如《大野新秋》《鸡鸣山上》等。除了山水画外,他也画了一批松柏、墨竹、枇杷及荷、油桐花等。

二

“人有高风,文有正气”。说一个人“不通世故”,固然不是好话,但说他“深于世故”也不是好话。与朱亦秋老师结识二三十载,不唯上、不献媚的这种“不通

世故”,在他身上似乎表现得明显一些。而这一切,与他推崇的“画贵在‘四气’”,无疑是一脉相承的。

朱亦秋的文人书卷气是有目共睹的。有时他的观点锋芒毕露,让画界不少人一时接受不了。譬如,他认为,“关于所谓新浙派,这是个模糊说法。在山水画史上,古代有一个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。我是反对这种以地域或风格来划分画家或画作的方法的。”

2011 年春,《美术》杂志主编推荐朱亦秋去见人民美术出版社胡总编,胡总编在审阅了他带去的几幅画作之后,提出为其出版“大红袍”系列大画集。朱亦秋一听,急忙站起来说:“我是业余画手,无名无位,连全国会员都不是,怎能和书画界的名家大师平起平坐?”他竟当场拒绝了胡总编的盛意。在当时,实在是一种惊世骇俗的举动。

2011 年,人民美术出版社为朱亦秋出版发行了八开精装大画集,另外还出版了小画册和写生稿。北京《艺术市场》杂志 2016 年全年连载了他的 24 幅画作。

三

其实,朱亦秋不仅是一位画家,也是一位颇具功底的作家。一次,我对他说:“义乌拥有省美协和省作协双重会员‘头衔’的人只有两三位,你是其中之一。”他笑笑回答,“不值当不值当。”

朱亦秋出版过多部散文集,印象深刻的是《井底蛙文》(2004 年著)。他自序中写道:“井蛙者,乃普通之蛙也……井底虽深,可一孔窥天;面对黑暗井壁,潜心修身为破壁;万物均在发声,井蛙有权昂首鸣鼓。”

那天,在朱亦秋的书房见得一联,上联为:“井底固寒,几许清晖养道骨”;下联为:“观天无碍,一声蛙鸣动星云。”据说,这是粤北山水画家刘国玉画室之焦墨。朱亦秋认为,两人的人生遭遇相同,心路一致,故喻为知音,并洋洋洒洒一气书写出来。他吟有几句题画诗,“东池蛙声留客住,南园枇杷入画图”“竹园连夜风雨急,尽闻底层抗

乌桕树下的家

在我家房屋的东北角,挨近村道的斜坡上,曾经矗立过一棵高大繁盛的乌桕树。这棵乌桕树在我家建新房前就扎根于此。从她粗大敦实的身躯和枝桠,就可以判断她在斜坡上坚守了数十年,甚至上百年。

在老家,这样一棵乌桕树是罕见的。村里那些散落在屋前房后或田间地头的乌桕树,大多单臂就能围抱。可这棵乌桕树,大人需伸展双手,才能勉强围合。更神奇的是,这棵乌桕树从腰身约一米处,分出三股粗枝桠。三股枝桠的布局,好似人朝上斜立的手指。

乌桕树的三股枝桠两两相接处,形成马鞍形。三根枝桠相接处呢,就形成一个天然的掌心。这个仰面的掌心,可是我们儿时嬉戏玩耍的乐园,她安适地托举了童年时许多曼妙的时光。除了乌桕树长毛毛虫那段时间,我们都喜欢爬到“掌心”上去,双脚跨在上面,摇摆着双腿,宛如凌空骑马或水中划舟。有时,仰面躺在“掌心”,瞧褐枝黄叶,听鸟鸣虫嘶。头顶的阳光透过摇曳的叶片,映照在我们身上,形成变幻莫测的光斑,宛如梦幻多姿的童稚光阴。

在这棵乌桕树下,每个季节都演绎着不同的乡村景致。

春天,我们兄弟姐妹,在冒着新绿的乌桕树下,玩着踢房子等各种乡间游戏。或者,吆喝伙伴,端着饭碗,来到树荫下聚餐。春天,这棵树简直就是鸟的天堂。从树上传来的鸟鸣声,声调多姿,声响错落,悦耳动听,让人仿佛处在深山老林里。

夏天,天气炎热,父母总喜欢在乌桕树下干农活。父亲在树下或劈柴或选种或修理农具。母亲在树下剥猪草、拴牛,

或缝补衣物。乌桕树正好处在上坡段中间,挑担或推板车的村人,喜欢在乌桕树的浓荫下歇息。那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,也喜欢撂下担子或车子,歇在乌桕树下,在树影的遮蔽下,亮开嗓子吆喝买卖。

炎炎夏日,屋子里灌满了热风。暑气难耐。晚餐时,我们家喜欢把饭桌支在乌桕树下。夜风习习,树影婆娑,月光如水,我们一家在树下慢慢吃着晚餐。晚餐后,父亲又催促我们搬来竹椅和竹床,躺在树下,睡到半夜,甚至黎明才回屋。

深秋,西风飏飏,乌桕树叶由绿变黄,由黄变红。火红色的树叶在秋风中摇曳,片片血红。落叶纷飞时,我们就在树下追逐,宛如捕捉翔飞的粉蝶。有时,我们也喜欢捡拾特别漂亮的红叶,夹在书本里,当作书签。有时,乌桕叶被我们用柳枝或藤蔓串成毽子。毽子如火,在孩童的脚下飞舞,画出火红的轨迹。

入冬后,天气骤冷,枝干光秃,树上只留下洁白的乌桕籽。有几年,看到过村里的德华爷爬上乌桕树梢,采摘乌桕籽。德华爷腰上绑着一个鱼篓,边采摘着乌桕籽,边哼着山歌。山歌随编随唱,活泼诙谐,时常惹得我们捧腹大笑。有年轻的妇人路过,德华爷临时编歌,或赞或谑,声音高亢,歌声飘荡,时常惹得那些妇人或抿嘴匿笑,或满脸绯红。我们问德华爷,你爬那么高,采摘这些乌桕籽干吗?德华爷告诉我们,乌桕树籽可以做蜡烛呢。我们这才知道,普普通通的乌桕籽,竟然可以做光照夜空、驱赶黑暗的蜡烛。

本以为这棵乡间的乌桕树,会一直在每个季节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乐趣。

一天早晨,我朦胧着眼睛来到乌桕树下,竟然看到父亲跨坐在东南方那根枝桠



《红土岗》

争声”。不忘理想,虽陷井底,仍要观天,仍要蛙唱,仍要高歌凌云。这正是画家内心真实的写照。

朱亦秋一生坎坷,少时家中几经变故。他品学兼优,却遭人歧视和压制。更让人心痛的是,他晚年丧子失孙,悲痛几死。尽管遭遇一连串的打击,他仍坚强挺立,冷然面对现实,不屈不挠,不颓不倒。

曲折的人生道路,艰难的艺术旅程,为宽阔的文化情怀所包容,矛盾而和谐地体现在朱亦秋的书画和文学创作中。几十年来,他画出了一批获得业内专家学者公认的佳作。他在各地举办了五次个人画展,有近十种大小画集出版,在国内外发表和参展的画作计两百多件,被海内外机构和私人收藏的画作也有一百七十余件。其中《红土岗》《偏远的山村》《客路绝壁下》《大野新秋》《乘骐骥以驰骋》《大笔风流自一家》《待到无求品自高》《抚摸伤痕,追寻理想》等代表作品,受到书画艺术界的广泛好评。

曾任中国美院副院长、中国美协理事的杭间先生,曾著文称赞朱亦秋画作“平和质朴又不失灵秀,品格高雅,笔法也极有传统功底。”

以时代感念、思念之情如碑长存。

◆会然一笑

✎刘会然

上。走近一看,他手里竟然有把明晃晃的劈柴刀。仔细一瞧,发现父亲在砍这根枝桠的树皮。哆哆哆,哆哆哆……很快,这根枝桠就被锋利的劈柴刀啃去一圈皮。我很疑惑,父亲砍树皮干吗?站在树下的母亲说,这根枝桠,遮住了我们家菜园的阳光和露水。

人活一张脸,树活一层皮。没有皮的枝干,叶子很快就枯萎了。枝桠上的细枝渐渐也干枯燥脆了。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,啪嗒一声,这根枯死的枝桠,断裂在我家菜园里。第二天黎明,这根枝桠就成为润根家和我们家共同分享的柴火。

斜向东北方那根枝桠,或许挡住了润根家大门的光线,或许挡住了润根家大门口两株柏树的阳光和雨露,这根枝桠也慢慢开始残损。

偏向西南方那根枝桠,应该可以完好无损吧?

童年渐远,年岁渐长,常年离家在外求学。有一年回家,竟然发现整棵乌桕树都消失了。

我不忍心问父母亲,这棵乌桕树怎么就枝桠不剩?其实,从东南方那根枝桠的命运走向,就可以预知这棵树最终的命运。在物资还贫乏,审美还稀疏的农人眼中,乡村再好再美的树木,终究代替不了果腹的蔬菜和米饭,摆脱不了成为柴火的最终归宿。

成年后,我走过许多地方,见识过形形色色的乌桕树。每凝视一棵乌桕树,那棵旺盛在我儿时的乌桕树,就会浮现在我眼前。如今,家还在,乌桕树却丢了,就像童年里丢失的一件爱物,永远也不可能找寻回来。

响彻早春的鸟鸣。乌桕树下的日常时光。那些火红的叶,光洁的乌桕籽。那些高亢的山歌和悠扬的吆喝声……关于乌桕树的一切,都已成为遥远的绝响。



灵山 摄